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鶴山集卷八十八至九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録監生臣張金輅

鶴山集卷八十八

宋 魏了翁 撰

行狀

祖妣孺人高氏行狀

祖妣孺人姓高氏諱闕卭蒲江人曾祖旼祖惟謹父永堅廸功郎致仕妣廖氏封孺人生二男子一女祖妣長也温佺綢直有儀法廸功憐之以歸我王考事尊章無違志於内外屬亡戚疏皆盡恩意以及於僮妾家故

居邑外田家叩市亡明日儲脫緩急扣門則貸者旹之耕者種食之疾病死喪者處業振贍之予取予求用勤相我王考為鄉里善人王考即世於是祖妣年五十有二矣杜門寡居㦲身治家延師教子翁翁有理用不墜先志乾道七年春饑米為石萬二千浮莩相枕藉死吏亡政民至弄兵祖妣慨然名諸子謂曰民流移至此吾幸有衣食業可延旦夕而忍坐視弗恤乎乃發廪出穀民取給者襁負相望旣得無死又免於從亂為田里患

民德之至今先是數喪婦孫後徙邑中小大畢慶子孫
具宜歲丙午貢士季子在選明年以慶壽恩得初品封
康寧壽考閭里榮之年七十八而卒淳熙十四年十二
月二十八日也七子男長敏孫次即余考上行皆先卒
次和孫以後叔祖鄉貢進士邦達次南壽次直行次孝
壽以後祖妣之兄黄中季闕二女子適同里高
大成樊居義皆卒孫男七人丙孫淳了翁灝淞漸洪丙
孫洪已卒了翁既忝已未進士令典校中書兄弟皆能

以詩書持門户而後高氏者預紹熙四年鄉舉復有子聯取科第士咸謂積善好施之應云嗚呼始祖妣葬我王考於善何鄉辛岡之原建壽冢其旁謂當同穴他日謀葬祖妣即陰陽家問月日則兢持拘忌之説使人疑而多畏亦嘗欲置陰陽拘忌不問惟治命之承而或又謂得卜至今多歷年所澤鄉易圯動或有悔凡二十年莫敢決至是諸父曰就零替了翁與兄弟大懼臯綬獲慰幽明謀於高氏叔父去昔之壽冢百步地名文池改

卜焉山川鬱蟠顧揖先壤域雖異而岡相連遂決意[illegible]除以四叔父其配趙七叔父其配高咸從葬焉用明年某月日即窆敢先事狀平生以求銘於當世顯人冀託不朽儻可贖緩葬之譴云

知靈泉縣奉議郎致仕高君載行狀

君諱載字東叔世為邛之蒲江人自為兒時頴異越常八歲能屬文嘗為犬所噬作賦以詈之其間有云遂剎不顧則從跖而吠堯為養所移則事齊而背漢父師得

其文大驚由是不敢以凡兒畜之少長通六學尤精於毛氏詩旁及子史百氏異端小說率數行下遇有扣質則事嗣顛末姓名月日語端絡繹無窮以詞賦冠鄉舉登嘉泰二年第調嘉定府峨眉縣尉前官以廨圮僦民居君至拓而新之未半歲百廢具舉太守果山游君仲鴻廣都費君士戣聞其才召攝嘉定法曹丞康陳君謙爲詳刑使者亦甚器之取置幕下且除館授餐遣子從游建人劉君崇之代陳君固請還邑弗聽事無細大異

席諂之轉丞丹稜邑號難治會闕令君以次攝以公勤重吏足以文雅服士心聽訟本諸義理嘗有兄弟交愬而父直其弟者且曰季能食我君語之曰孔子爲魯司寇釋父子之訟漢韓延壽不肯決兄弟之爭議天倫所在麗於法則害於教今爲之兄者旣不能養其父儻繩以令甲則寧翅不祥之離姑令百拜以謝幸其幡然以返於燊也而猶不悛以干于僇則縣令風之未至將無辭于責可綏閑閤之思乎於是兄弟感泣拜唯而退遂

爲父子兄弟如初訟鉅因以浸稀俄丁父憂喪葬盡禮嘗於讀禮之餘覽前朝史牒嘆熈豐祐聖符靖崇觀政宣汔于建紹乾淳慶元黨論屢變國勢僨起不常慨然有感於來今乃取制詞之褒貶廷論之是非粹成巨編而自以己意識其後大抵雖以國史實録長編會要爲之據依而一時詔旨訓詞封章奏疏則必於先賢文集私史簡藉參贊以潰于成凡百數十年間一治一亂開卷瞭然亦庶幾爲時事之補非今世類書比也服闋調

瀘州録事參軍前給事侍郎許公奕爲州州事悉經其手裁處明雋許公旣上其績去之日又以所知薦焉吏部范公繼至則君治任將歸乃曲留之俾攝帥屬主賓從容惟孜孜講學之務或語及前言往行誦答如響范公即郡齋修地理書語寮吏曰無踰於高君者矣首以委付又參以劉君湜史君堯輔君夙夜究心不日而成又取他人之未竟者爲粹成之世所謂寰宇九域堪輿地諸書亦畧備矣君復以國史郡乘私志野録參繹

貫通凡郡縣之升降諸道之分合職官之沿改風俗之
㣲惡人物之盛衰與夫宣畝丘乘封國江河久遠難明
之事鳥獸草木選蠕細瑣殊尤詭異之物皆親為筆削
靡微不周往往前之為丘乘者莫加焉嘉定九年正月
改宣教郎居數月制置司辟知靈泉縣君至則曰縣令
民社之寄徒自近世視為冗惡數日待滿況此邦民貧
地瘠夏賦雖輕秋輸最重脫又恣吏侵牟民何從出於
是取先民格言凡有涉於為宰者輯為書寘諸坐隅視

事窮晨夜受輸者立得券劑以歸無復他日所謂寄廊攬納之弊又曰令爲令者率以簿書不報期會爲大故漫不省訟且拘以定日民有緩急將焉愬乃立爲剖決立未容決則貯之紫囊俟公退反復籌維厥明即以書判示兩詞之人莫不饜服愧謝嘗被制置司檄差充類省别院點檢官會本路詳刑使者護試事始下令曰異時考官往往不深維朝廷取士之意背公首私吾儕尚懋敬之毋枉有司衆皆曰諾無何與同舍大會堂皇上

作而曰今有某所某士以某經應選所當寵取衆複唯唯君獨徐而前曰夫朝廷以糊名取士可焉取之不可黜之不知其他也今以公之初公明若此而以是終之無乃不可乎使者爲改容君夷易疎暢洞無城府雖居官亦敝衣羸馬不改其度請謁者或以情告則厚加顧予不則善辭焉親族之貧者歲以俸廩周之戚疏厚薄各足其分自掃一室繙閱舊書每語人曰人斯須廢學則無所措其身以故孜孜兀兀如不能終日下至詞章

小技亦積累成編與賓朋語毋問經史有觸其機則絲貫繩聯娓娓不絕或講論至夜分無倦意所予雖晚出後進亦折輩行與語所不與雖大官貴人視之亡如也然亦以是狡險者欺之己所不予者謗焉至其自信則凜不可奪今年春忽覺氣血不仁迨夏四月又聞母病于寧川憂厲熏心遂感怔忪淫熱之疾迺即白府乞身以便省侍諸弟尋以母喪赴君執書慟泣曰吾何以生爲也於是柴瘠加等疾不可爲矣遂以七月之九日屬

續嗚呼痛哉痛哉君取同郡安仁計氏生三子男斯立斯和斯美一女巽早卒斯立兄弟將以今年十二月庚申葬君于眉州丹稜縣長寧鄉仙水里乾山之原與計夫人同兆重惟君自幼力學考質經傳上下數千年如指諸掌爲文不事鉤棘和平贍逸自成一家當世之儒生聞人咸共期以遠到而未見有所施設齎恨以歿宜有立言君子爲識其爲以詔世信後顧事嚴日薄其孤有志未就姑爲擇次其爵里行義年刻諸墓石以竢

知黎州兼管內安撫高公崇行狀

高公諱崇字西叔世家邛之蒲江維高氏以學業行誼聞于州閭至大夫而家益昌生六男子冢子載故奉議郎知靈泉縣次稼今爲朝散郎前知榮州公在第三幼英悟受學于鄉先生杜德稱希仲爲文宏以肆聲律所不能束大夫與譙夫人持家矩度嚴程督諸子窮晨夜弗懈公勤禮篤學大夫愛之遣從李中父惟正學周禮未冠已馳聲士林尋著録于成都之學官李子周巹何

叔堅德固以國士期之春秋試事必居第一紹熙三年大夫以詞賦舉于鄉由是十年間師友兄弟接踵科級公每試輙居首選而實大聲宏人所冒忌率降待補生第一蓋嘗因周官慢朝援陳靈公與孔寧儀父戲昵事有司黜之又嘗論紹興外難因及劉豫入寇有司謬謂劉裕嘗篡晉紹興間安得此人又黜之若此類者三公不以芥蔕益大肆于學與仲兄二季弟處其時以舘職補外得與聞講肄之餘寒燈破窻泊如也大人即世公

哀不自勝盡瘁喪葬毋心以寧嘉定六年與仲兄各舉于成都潼川路轉運司同赴類省試公以周官擬首選知漢州許子然沆私其客羅傳之與主文何叔堅論議激髑移公爲第四人對大問海内人士望二高風采恨不先睹真希元德秀爲人言使二高不爲舉首是盲有司也時任伯起希夷嘗爲廟堂言政事與議論自爲兩途不必徇人言以揺國是於是任爲詳定官而蜀士皆不在前列故公與仲兄各以進士出身得官李恩行鳴

鳳時以管職校試殿廬出爲人言高西叔嘗擬甲科爲他人所沮録其對以示人至今戶有此文筮仕爲眉山尉八年春視事郡有老嫗獨居夜死穿穴具在莫知殺者主名公以厚賞重罰得賊于成都又白縣宰得三鄉顧役錢月給部曲不慼于期士爲公盡力盜賊用稀尉廨在南門外屋頹階圯公作而新之前堂後室東突西圃教閲有地眺瞻有所眉易治而難服公涖以清嚴一辭起敬故參知政事李公壁家居於士少所容接而卷

卷於公春秋之月戚友之會公未嘗不得與太守宋王
仲德之引入幕府張義立方繼至尤所敬禮校試于簡
號得士監司牧守薦舉交集陞從事郎堂差教授眉州
以母喪去官既除語不及仕工部尚書楊叔禹汝明白
丞相請以教授成都南海崔正子與之來帥成都一見
奇公未幾攝制置使移治利州公往餞之請罷舍選法
復養士田蓋先是懲養士泛濫之弊以舍法限弟子員
舍選之名雖美而教養之數十減其六七教官往往以

學糧之羨爲媚上之資故公首及之朔月月半講授公辯析精微音吐洪暢聽者屬心士之就公養者倍於昔士人謂二十年所未見公歷控于臺䄄得緡錢萬餘以益之增齋廬以贏之轉運判官范君仲武由漢嘉守將漕成都頗眷故封俾公校士于嘉同事無小大於公取決未旣厥事以疾引去使者以所得之士率出於公乃上諸朝張義立時爲刑獄使者楊無悔師復爲總領財賦汪茂明果爲提舉茶馬皆願公出其門公未嘗自請

也崔公抵益昌薦書從置郵以來又薦公請加召用制司薦士奮以四人爲限公官簿居五僅得陞擢之命寶慶元年改宣教郎堂差知什邡縣縣爲廣漢劇積弛既久帑人告匱公爲更推科之令分額刻期書之于冊俾民自視其條目以上諸縣官人情勸趨不兩月間庫帑充羨未經入外省充點撿官首謂士之涉獵淺浮者掇拾關洛方言竄入舉文以何時好最後學膏肓之疾宜痛除以救文弊茶馬使者應文叔懋之時爲主文嘉納

其說揭之棘門凡所拔擢皆視其言而進退之時論浩然歸重二年旱明年春饑公發常平米爲食以食之移書張義立請飯飢一月散之日又給一月使者是之所活不下千人又立爲社倉規約俾邑士遵行之至今不廢決罍訟懲鬬狠質明而視事日未中而退綱條既立百廢具修以其餘力尋繹經史容接人士外至橋梁舍館闤闠術徑囿不新美衛元包之宮舊在縣旁歲久榛圮公讀其書而異其人爲葺祠宇俾學者知所矜式縣

有滑胥持吏短長弟兄盤結久不能去公至白諸刑獄

使者逬之遠方人謂非潔己者不能縣爲防以溉田貳

令者往往取徒長之金而私其利雖旱乾水溢不恤也

公悉更其法第賦役之高下式竹楗之大小俾民自修

官吏不得以並緣爲姦役簡而隄固至今爲便用登極

恩轉奉議郎在邑三年餘無絲髮擾民紹定元年至利

州謁制置使富川桂公如淵一見留寘幕府先是利東

西路分置安撫一治興元一治新沔自鄭損以制置使

移司新沔敵嘗入寇損倉皇囘利州人情震懼公謂爲今日計宜循舊比以二帥分治梁沔守衞邉場制置使還利端居堂奥委任責成庶幾緩急不致貽輕納侮譬諸象奕大將不出宫不臨河也又嘗謂川秦茶馬可分利東西路戎帥可分而不可合時論以爲識時務之要後皆如其言公才資㢘亢遇事可否不少回屈時有餉所屬官吴震乙依憑王人陵籍州郡公移書諸司數其害民蠹政斷不可舉且誦言于衆謂今視蜀餉爲何等

事乃付之此輩聞者快其言而娼疾者衆矣公自度不
可留辭至七八林公姑聽其去二年通判黎州尋磨勘
承議郎黎爲西川屏翰而備邊市馬關係重大自奴兒
結構難以來牽以馬直爲兵端事隸郡丞而錢帛制于
茶馬司每歲三千爲額前人常賴其賞然歲入輒半之
公綏御有法夷落四集一歲之馬當前官一任之數茶
馬司本錢未到乃以他錢代之不足又以私帑繼之餘
直未充蕃部流言公日夜調護闕白茶馬司先是茶馬

司移書朝士馬直之當發而不發者爲寛剩錢丞相開之將以充蜀中科降之數蔽蒙牽掣相持益堅及事轉急遣屬按視始究其實即發緡以償之是役也微公盡言無隱幾啟夷釁事定邊寧不以及格爲賞反以要脅爲罪公一毫不較涖職滋恭近山有蒙秦池相傳爲古爛柯地符溪薛仲章紱嘗仕于彼建玉淵書院以來學者講習久廢不治公修其牆屋軒户將與邦之秀彦肄業其間會闕守以公攝郡該慶壽恩轉朝奉郎四年六

月被命即眞未幾元人進師羽書絡繹盡發牌丁以備戰守畏糧積倉𮞈貲釀賞去輙不返又召雄邊子弟多至千數百人邊地空虛彼輙候隙或報白鞏踰河而來數幾七百公厚募勇士一日而千餘人鳴鼓揚旌布列高阜酋落望見奪氣屏息甲仗軍需積久刓敝公命工改為之凡弓矢弩鏃刀戈甲胄數皆五百軍容一新鄰州資其用焉移屯戍卒歲以千人自邊爨閒益部內守久留不遣公慮元人瞯知力請于制置副使僅得其半

俾與州卒共守賞罰信核士氣懽踊虜知有備久不敢窺置籌邊庫凡圖回貿易之利皆貯其中貲備邊鹽俾士人日用飲食無艱而官賴其用始至帑緡五百去之日鹽米雜物多至十餘萬而他藏名色不與自夏徂秋疾日以亟視事如昔秋末始得報罷之命即忻然曰吾欲退間久矣尚以是生還爲幸曷甚吾奉法潔身恃以無恐黄公辟書謂官箴士檢雅尚端潔人所共知不識坐我何罪暨堂帖以臺疏至讀半徐曰吾不欲久居幕

府者葢以是如抑求郡之僥倖塞覔舉之姦貪結憾同列取惡餉所令之得罪固其所矣而吾嘗移書數潘福之不可用帥不我聽報書具存今爲朝廷用人大閫命將皆我之由是誣天也敗蜀殄民責有在矣然而不足復計後九月癸酉忽索紙處分家事命魏良貴書之而自題其末十月癸未乃卒語不及私辯不及謗第言無負君親吾奚憾公積思力學抱負奇偉自爲布衣識遠才邁刑部侍郎吳徳夫獵諭蜀公謂今蜀道始平士修

不率宜推明正學以厲人心呉公爲建三先生祠人謂知本公窮經析理明暢精詣遇事感慨奮髯抵掌視王公貴人亡如也逮爲吏益以直道自信遇所譏評皆推見肺腑故善者與居喜其交警互發而不善者並游則常病其盡言以招過然善者少不善者衆是故雖見知於善類亦受侮於羣小天分過人自經史傳註下逮騷曲記聞博洽名章俊語層見錯出絶去畦畛自成一家雖弄翰戲詞亦殫極精妙以科目舉者楊叔禹與吏部

侍郎胡仲方渠兵部侍郎杜忠可孝嚴以召用請者前崔後桂今上嗣位以賢能才識舉士今工部侍郎黄德常伯固與一時監司皆列上之平生著述有周官解十二卷有經史雜議闕卷歌詩闕篇闕卷其言論風旨可爲後法者又莫之勝載生於乾道九年卒于紹定五年娶同邑樊氏卒于開禧二年年三十有四再娶新津扈氏卒于嘉定十二年年四十有二皆贈安人子四人斯猷斯仁斯和銀莵次斯仁以後季弟茂叔女二人長

適前緜州教授唐季乙先卒次適譙似曾内外孫男女
九人斯猷兄弟將以六年正月壬申舉公之喪葬于縣
之普慈鄉仁惠里坎山事嚴未及謁銘於立言之君子
敢爲次其閥閲行治狀如右謹狀

鶴山集卷八十八

鶴山集卷八十九　　宋　魏了翁　撰

行狀

敷文閣直學士贈通議大夫吳公行狀

曾祖象奇故不仕妣李氏

祖子民故不仕妣易氏

父唐年累贈太中大夫妣劉氏贈碩人

公諱獵字德夫潭醴陵人自太中公徙名數于善化公

年十五補郡博士弟子員受業于里人陳仲思符王明遠公明尋受易于陳善長元會魏忠獻張公寓長沙太中公以易受知因得交張宣公於是年二十有三遂從宣公卒業宣公見公引裕疏暢喜曰吾道其不孤矣兩以鄉舉試于禮部皆黜嶽麓書院成以選爲諸生乾道三年冬朱文公來會宣公又獲親炙焉公每惟聖賢教人無先於求仁自秦漢以來學者失其傳乃以孔門問答及周子程子以來諸儒凡言仁者粹類疏析以求正

于宣公宣公嘉之授以大義勉以體察尋以郡博士典
論辭歸七年即城北僧舍受徒太中公交遊道廣公力
貧養志不槩有矣宣公嘗與其弟定叟杓及吳伯承詮
吳晦叔翌皆一時聞人過之張安國孝祥時爲守爲賦
四公子詩夏六月甲子太中公卒執喪一循古制不用
浮屠踰月葬東郭門外湘中士大夫喪禮黜浮屠自公
始淳熙元年公又與賓貢劉樞密珙再以郡守舉送譽
不釋口明年春試南宮遂之婺謁呂成公與語奇之且

行拊而勉之曰小小得失亦足以驗學力也尋以選射策廷中賜同進士出身五月詮試授迪功郎潯州平南縣主簿冬十一月視事宣公方經畧廣西檄公攝令尋又攝靜江府教授兼節度推官郡建學屬役于公公一傚長沙校宫宏敞過之宣公移使湖北司業劉公焞代爲帥問士於宣公以公對六年春以舉主關陞從事郎劉公辟公經畧司准備差遣夏五月陸川妖寇李接殺九州巡檢以叛癸酉夜鬨變劉公戒僚吏趣發兵公請

以沙世堅將効用軍自梧藤趣容効用栗全五人爲之
導陳國立以高州戍兵自化與世堅會調雷化州水軍
截海道趨漕司轉餉募白霞土丁調巡尉吏士以至增
郵兵明間諜擒賊黨招叛亡貸脅從纖悉畢陳劉公悉
如其請賊勢益急陷容雷撤高化破貴鬱掠陸川博白
等凡八縣秋七月劉公被命以節制軍馬督捕以公輔
行露潦熏蒸暍死相望公扶持拯療士感激思奮遂請
分軍薄賊營爲連珠砦十三以斷賊往來聲勢聯屬賊

氣浸索將抵貴太守馳騎報賊二千來自興業謀襲靜江上下愕眙公叱之曰第流移者返不聞有賊也劉公以詰貴守旣聞果流移者復欝林劉公往撫之公夜請曰師久不功主知故乎有勞不賞有罪不誅逗遛者獲全偃蹇者幸免人奚憚而不全且免也劉公於是大會將士録欝林之功而誅南流縣尉欝林廵檢與其州胥黄益龍翼人人驚厲爭死寇寇窮之海以有備不得前生縛接及賊將彭四十諸人二百六十有五與接之妻

孥以獻六州八縣平建留屯以守冬十月丁未師還十一月辛酉至自鬱林壬戌磔接等于靜江市膾其肝心以哭死事者七年三月以功遷文林郎爲轉運刑獄使者所劾改主管廣東路轉運帳司初盜起劉公詰刑獄司佚捕轉運司乏興二司懼且怨事平有希賞不得與者遂乘間抵巇劉聞公之得譴也曰是將何以勸功上疏力爭七月丙寅丁母憂九月既護還里服除赴選注辰州溆浦令先是公以憂乞身劉公亦移鎮湖北刑漕

司遂劾公公坐降授修職郎劉公亦坐褫職罷鎮尋卒
公至是受命慨然嘆曰平南之役帥屬惟龔總楊炤與
僕三人炤任督捕總任居守而始終同患則劉公與我
耳吾而不言將為死公乎遂上書闕下盛陳六州之功
謂犯不測者四居其難者六且曰臣今不負劉焞乃是
不負陛下辭義慷慨以忤時相不報當上淑浦念劉公
誣謗未白不往郡守林公栗方館致之故相衛文定趙
公雄守荆州移書趣行林亦贊其決縣介于五谿之間

蠻徭歲抄邉公拊而諭之相戒毋敢犯士不知學公命
歐陽誠之爲師儒術浸明其後郭褒張達相繼舉進士
風流文獻至今有存焉十二年春有王涇者以公之官
違年持吏部符代公公去其秋叙復從事郎明年赴選
叙文林郎調監桂陽軍贍軍酒庫歲餘之官刑獄使者
宋公若水以公攝常寧宰丞尋又以湖南路安撫潘公
時致之幕下且命兼嶽麓書院堂長陳公傅良來爲守
願得公助潘公弗許會桂郴大饑潘公命還郡賑給公

取南豐曾公率率五日計口授泉惠洽而民不勞又請
發常平金貸下農陳公從之全活甚衆趙文定舉公舉
公之詞曰才資有用氣節甚高使在要塗必不負國此
知公之深者十六年以光宗即位遷儒林郎尋又以年
勞循承直郎紹熙元年以舉將及格改奉議郎知常州
無錫縣縣爲浙邑劇前令鮮以善去公使五家爲甲甲
有長二十五家爲保保有大長凡一百二十五家則揭
其黨里姓名于都亭其有不孝不友不姻不恤凡以泯

奭敗俗合衆而撻罰之若顛連嫪獨則以告于縣縣稱給之比及旬歲教行訟清明年陳公以公聞于上謂公與平李接之亂未甞言功而屢訟帥臣劉焞之寃逮及桂陽酒官助講荒政甚於飢渴詔赴都堂審察三年冬十二月召試館職四年春正月差禮部貢院點檢試卷官二月以年勞轉承議郎三月丙子給筆札于學士院問以兵射之策公對略曰大義不明而委兵民於交病之地此今日所患也靖康之禍天地之大變而古今之

所無使南渡以來君臣上下朝思夕勉如勾踐之報吳田單之復齊則將必其將兵必其兵上無賄取倖得之門下無虛籍冗費之敝民之力庶其有瘳而紹興以來危於權臣之和議乾道以來格於機會之未集馴至于今又非前比以偷安為和平以不事為安靜天經地義陷溺而不自知竭州縣之力以養不耕不戰之軍不惟不可用於外亦未保其能恬然於内也策入戊寅除秘書省正字夏六月召姜特立公率同列上封事命隨寢

上以疾久不朝重華宮秋九月公又率三館之士上封不報退以書責宰相冬十月與同列三上封不報公又自爲疏以諫會慶節公又奏略曰今慈福宮有八十之太母重華殿有垂白之二親陛下宜於此時問安上壽恪共子職否則無以慰兩宮之望詞甚切至也五年春遂白宰臣乞召朱公熹楊公萬里且曰使朱公端委以立於殿陛之間聲容氣色必有以感發人主風旨意向必有以作興人心時相納用焉夏四月又率同列上封

事亦自上疏極言之陳公爲中書舍人以不用去公爲
書留之且曰今天下安危之機已判然可見而未聞有
叩頭流血牽裾折檻之士方且曰是不宜激激則已甚
公不於此時有所奮發爲士大夫倡第潔身而去不欲
歸過君父然則身雖退而奚益陳公爲改容謝七月丙
寅以寧考登極恩轉朝奉郎賜緋衣銀魚八月辛卯遷
秘書省校書郎九月丁卯除監察御史其冬以災異求
言公疏五事以諫一曰服喪次以答神人之心二曰審

蕆殿以徼宗社之福三曰寢内札以專廟堂之責四曰體
乾剛以强主德五曰建皇極以正人心是時上趣修大
内韓侂胄已從中用事黜陟賞刑率託御筆君子小人
之勢將不兩立故公縷縷及之尋又詔侍從臺諌言事
公上疏謂求言未廣願更令百執事悉許盡言上將移
御大内公又上疏畧曰壽皇破漢魏以來之薄俗爲高
宗服三年之喪壽康屬疾以是付之陛下萬一輕棄喪
次將無以慰在天之靈况太母春秋高壽成又當大變

之後皆悲切不自聊今陛下在行宮瞻前顧後猶有所馮恃一旦舍之以去不知兩宮何以爲懷陛下即位以來未見上皇其間必有幾微曲折非外庭小臣所能盡言者陛下固宜篤勵精誠少紓歲月以俟上皇和豫徐爲祇見之謀何苦爲是趣迫之舉而況行殿之次三年之喪所以祈天永命之意實肇基立本於此乎自後御札日盛公復上疏畧曰陛下臨御未數月今日出一紙去一宰相明日出一帋去一諫臣其他令由中出不知

其幾昨日又聞侍講朱熹遽以御札畀之祠祿中外相顧惶駭謂事不出於中書是謂亂政熹當世老儒善類攸歸清議所出陛下毋謂天下為一人私有而用舍之間為是輕易快意之舉疏上權倖側目閏十月被命監捴攢宫十二月集議孝廟配享公謂艱難以來首倡大義不與賊俱生不以成敗利鈍異其心精忠茂烈貫日月動天地未有過於張浚也孝宗皇帝規恢之志一飯不忘歷考相臣始終此念足以上配孝宗在天之意亦

惟後一人議不合求去除江南西路轉運判官慶元元年春至部下令曰其有下陵上卑踰尊賤犯貴不孝不友若當官貪殘居鄉武斷在役受賕苟以事至必罰無貸其後歷官率以此為首公在江西僅半載為言者所劾降奉議郎罷歸五年夏始盡復元官其冬主管華州雲臺觀嘉泰三年春除廣西路轉運判官廣右十六郡漕司歲借鹽本錢有差郡率不能盡償故比歲蠲不與公曰是趣使歛民也即給借緡錢十餘萬尋宣公舊規

修校宫闕漕司酒庫以為桂林精舍與同志共學焉嘗
請蠲靜江府昭州折布之錢九萬餘緡及廣西攝官悉
從漕司注擬未報三月改知鄂州有父祖死于瘴子孫
落南不能歸者數百人遮道公命給其歸貲夏五月丁
卯至鄂州諭民以義利之辨凡家人族姻之訟悉以分
義為斷嘗奏沿江郡縣征商之弊乞下諸道總餉之臣
考覈入而裁其出以惠商旅又請募湖南北茶商以助
大師江湖水手以濟水軍僅及朞歲除户部員外郎總

領湖廣江西京西財賦湖北京西軍馬錢糧蓋開禧元年夏四月也時柄臣議開邊敵諜知增戍公移書當路請號召沿邊忠義人以保邊埸刺軍中子弟以壯軍實增棗陽信陽之戍以備衝突分屯陽羅五關以捍武昌杜越境誘竊以謹邊隙選試良家子以衞府庫且謂慮懲紹興末年之敗今其來必出荆襄軍宜有儲峙乃併輸湖南米於襄陽凡積米五十萬石馬料一百三十餘萬石又以湖北漕司和糴米三十萬石分輸荆郢安信

四郡又蓄銀一百萬兩爲萬一進討之備其後董達守郢孟宗政守隨柴發守南漳克有成績皆公所拔而襄陽安郢之圍亦頼儲峙人心不揺閏八月丙寅被命赴行在奏事冬十一月癸未除秘書少監初對首言臣所聞於師友者惟大義是究奏疏先朝及叨召試未嘗舍是而言他令縱未能一舉以大快神人之憤謂宜簡收人才蒐練軍實使一日有一日之積一歲有一歲之功其次招勇敢葺險要廣招募明間諜大抵皆申述前在

鄂州所請而論先郢當經理江黃當增戍於良家子中增爵賞以募間探擇近臣授之節制視前請加贍公裁冠大衣儀狀閑偉至是造朝疏暢明亮朝論歸重焉然倡議者方指期克復而公所陳二疏大抵必欲先內後外日積月累使規摹先全異論不搖故往往不快於心會上流告饑十二月辛未除秘閣修撰知江陵府主管荆湖北路安撫司公事出大農十萬緡賑貸陛辭又申前說辟黃榦准備差遣陳椅營田司幹辦公事弟猶書

寫機宜文字明年春二月至武昌即馳遣岳璠董道隆招商分糴三月視事發米二萬石糶給各有差米價爲平又念敵萬一窺襄陽則荆州爲天下劇方高氏有國嘗注水爲防號三海先是守荆者雖嘗經理而未有緒公用五十餘萬夫緡錢半之築金鑾内湖通濟保安四櫃以達於上海而注之中海拱辰長林藥山棗林四櫃以達於下海分高沙東奬之流由寸金堤外歷南紀楚望諸門東匯于沙市爲南海又於赤湖城西南遏走馬湖

尉斗陂之水西北窴李公櫝水勢四合高可注而下畀可限戎馬深可舟淺不可揭隄上有路路端有隘而隄穴以相灌注公嘗招某方方而履之其後敵騎東至竟陵北窺荆門而不敢睨荆州者以此公嘗數請募恭商水手至是行之又剌親効五百人調荆岳鄂澧義勇防城冬敵犯襄陽公謂襄失則郢重郢重則荆危請調沿江及關西兵未報敵圍襄陽德安亦遣二千人由建陽荆門屯百頃援郢一千三百人由基城馬梁會百頃義勇

千赴襄陽十一月丙午被命節制軍馬十二月庚戌金
遊騎至官陂迫竟陵辛亥守臣林管亡公劾之請于朝
得夔州路鈐轄張榮以八百人援竟陵統領李横提軍
五百護送京西參議官魏良忠繼往時神馬陂潰軍所
至剽掠下令招集前後共得萬餘以三千人援襄八百
援安癸亥除寳謨閣待制辟王觀之主管機宜文字胡
庚幹辦公事薦豐忠簡趙公之孫綸于朝三年春正月
壬午即拜湖北京西宣撫使仍治荆州辟呉竿于革烏

參議官以忠恕張峨爲機宜文字弟猶書寫王觀之幹
辦公事陳椅李壽朋陳之經董道隆周郁趙師蒼淮備
差遣胡庚羅頡李儒用王垌准備差使康彦明吳必達王
灝黃鰌淮備使喚魏友諒乞濟師予之千五百又分命
章彦珍將義勇軍金安世忠勇軍皆五百駐龍涴灘市
馬瑾以義勇千官軍四百再援竟陵應城董逵郝恩各
將兵援郢陳椅以義勇四千守荆門丙戌敵犯竟陵張
榮死之癸巳復圍郢戊戌夔路漕司以吳曦反書至内

阻外禦公爲寢食俱廢某自春正月道荆西歸公謂其可與語嘗挈與分視守備至是馳書至峽中挽回俾攝參議官且曰其爲我任西事之責公方以襄陽德安之圍未解勤勞夙夜募士入郢責王宗廉以死守而數調大軍及忠義保捷分道夾擊郢圍既解尚有襄安二圍乃督董逵李謙孚嚴江彭國自京山援德安而趣董世雄孟思齊會黄陂李横雍政馬旺仍隸魏友諒約山砦馬仲柴發及忠義統領孟宗政董世雄解襄陽之圍部

分旣定惟西事方殷會彭輅避亂至自金州秦世輔以失律謫荆公以二將爲閤某因請分授民兵付以襄安之圍又贊公請以王大才爲池州都統將萬人戍江陵爲討叛計公遂移書當路請降御札付大才輅咸任西事尋又募水軍得江令鈴轄趙翰以禁軍三百陳寶吉仲以御前軍六百扼秭歸巫山立棚石門王舜舉亦以三百人控均房轉歸峽粟以待王俾余求一人往說僞夔帥祿禧得衢士趙師濟請行會安公丙矯制誅曦三

月戊子露布至荆公率吏士拜表賀遣人勞安公復馳書當路乞厚平蜀之賞壬辰除刑部侍郎戊戌上手書付公略曰云云書至荆則西事既平公執書感泣知遇又念江北漢南之地創殘未復發緡錢十三萬八千賑湖北六萬三千賑京西新潼川僉書判官趙彦呐與夔州判官希淈進士昝世忠朱元之等誅禄禧公爲上其功尋又請城荆門應城請以歸峽二州專隸湖北未報除四川宣諭使齎詔諭蜀而自以御札付公有曰比以

逆曦負國付卿西討賴宗社之憂賊不旋踵已誅然遠方亂定之初猶軫憂顧必得信實之臣單車所至往宣德音惟卿素知體國就輟以行其遂疾駈爲朕訪求民瘼鎮安羣情如武興一軍兵數偏重今欲分半屯於益昌别命一帥統之卿可與軍司商畧條具來上諸有經畫併悉以聞且令至沔州興元府金州都統司犒軍五月己丑發江陵吳竽爲參議官自黄往金宣布詔旨王觀之幹辦公事李儒用董道隆准備差遣岳璠准備差

使秋七月丙子至夔吏民扶杖聽詔以將介當黜揭諸
行司以丁焴名聞尋分遣觀之儒用徃成都潼川布詔
公由果閬至利區畫分屯道大安爲文以弔楊節毅公
震仲即學祠焉九月己卯至沔與安公定議分兵駐利
十月還至利首奏楊公死節及李好義有大功皆請賜
謚立祠且乞以官田給賜好義之家劾將介不忠遂以
十二月戊辰至夔將以淑慝功罪歸報天子會除數文
閣直學士即授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公惟受

任若此無以上報遂列上倡義之士十有五人守節二十有九人去官二十有三人受僞命九人猶以爲未足也復上人才五十有二人以李偷爲首且援王文正公之說曰臣所薦之士非欲陛下一一召用也士大夫既爲大臣所薦必知愛重若有養成可爲異日用公之心蓋若此而人不及盡知也又請蠲賦役以幸蜀民其畧曰竊惟蜀之利病莫甚於賦斂姑以養兵言之歲有二千萬之供取民百端末易毛舉鹽課之在建炎總爲緡

八十萬後改行引法遞增至四百萬今雖數數寬減尚存二百餘萬緡酒課之在建炎揔爲緡一百四十萬後改塲店法遞增至六百九十餘萬緡今寬減之餘尚存四百餘萬產茶之郡初亦無幾自熈寧始行榷法至元豐而培增及建炎改收引緡至紹興而倍取今爲緡二百餘萬矣布估不過六州自薛田創於天聖每足給以本錢三百至建炎不給本錢而足二千今爲緡一百三十七萬矣以至二百萬緡畸零之錢與三十萬緡激賞

之絹當時固曰軍興暫科事已即罷其後取之自如帳轉滋甚異時養兵費二千萬緡今又倍增至五千萬矣不知何以爲繼兩界錢引已五千萬緡今又添印五百萬且增一界又二千四百萬緡矣不知子母何以相權重以逆曦之變總所之積耗於妄賞關外轉輸焚毀略盡今平賊之後諸軍累資俱高每歲俸給增添何啻二百萬緡軍興之際起夫運糧固不可免地遠者岀夫庸是亦權時之宜然有令人寒心者臣始至巫山士民遮

道謂巫山科夫五百夫爲錢八十緡以鄙小縣刀耕火種栽自給而輸緡四萬餘可類推矣方軍事之殷非財莫濟顧以蠲減之議爲獻亦似不知時宜者顧廟堂之上明詔侍從郎省之臣有懇惻愛民之心備諳蜀事者相與討論來上然後行下宣制總司研窮節目條列利病凡無名之供煩重之賦一切蠲減庶幾與化更始咸被實德祈天永命無越於斯其言雖不果用人以爲知本嘉定元年夏四月至成都蜀士學于成都者春秋試

率數千人弟子員五百餘公揭朱文公白鹿書院學規
誨之旣又祠周程三先生於學朱張氏配焉俾某記其
事多士聞風胥勸學者益勉公念成都爲西南都會師
少堞壞不足以控制諸道乃與宣撫司列上移興元中
右軍二千分屯罷潼綿歲戍五百人又念蜀之楮弊舊
號交子隨閏更易曰兌界近歲以二千五六百萬爲界
惟兩界並行令乃增印至八千萬緡漸不可繼與宣撫
司總領所共請以帑金三萬兩銀一百五十萬兩更自

朝廷賣僧牒收回增數未報而總領所忽下令於利州收兑人情皇駭公截留九十三界新引五百萬就成都置局且諭民以收兑不盡之數行用如故浮議遂止然自是與總餉者異嚮矣趙衛公有子曰昱闓曦變號慟不食而死劉公之子曰壁時亦去官而卒偶皆公所嘗事者遂併上其事趙公賜謚文定制置使滿歲得薦士遂以李嗣文何德彦度正劉靖之何應龍李鳴鳳上之秋八月乙丑公被命名赴行所俟黄疇若到日起發九月

安公除制置大使會彌羌結連青羌寇邊尋即竄伏請降公欲增戍防捍而安公欲擊之卒以取敗二司由是不咸明年四月癸亥解印去七月至荆州吏民迎拜聚觀象而祠之公俯江嘆曰吾昔守此正兩圍未解西事方殷嘗指天誓心事幸而濟即幅巾還里今因循累歲遂力上歸田之請徑還長沙八月以臺疏落職罷召命五年春三月差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公以行年七十請致其仕優詔不允明年十有一月乙亥以疾卒卒

之日褚無餘貲帥守衛公涇與漕使曾工部槃爲給喪
事詔以前請特復敷文閣直學士致仕尋覽遺表特贈
四官致仕遺表恩澤如令云公襟度恢宏色莊而氣怡
人有不善不翅己有過焉曰此必非其本心當徐察之
與公久處者咸曰未嘗見公有慼氣矜色藏怒宿怨而
聞言必復見義必爲則勇不可奪從張忠獻公聞復讎
二字及從宣公又聞求仁之要終身誦而行之以故士
心豫附所至林立幕府往往不下三十人館士亦數千

計自爲吏凡四十年奉賜緣手盡或咎公施予太濫公曰通有無者理之常余嘗苦貧資人以活今幸有禄可以予人而閉戸獨享乎迨其乏絶亦處之裕然無一毫追咎也於諸弟尤極友愛均財共産廉遜之風被于國人嗚呼自師友道缺後生未至不及師事前輩儕類渙散典型云亡公以湖湘之英歴欵諸老先生之門得張公父子爲之依歸碩大寛深山嶽鎮而江河流也使不幸而不及事前輩其亦幸而親炙如公者猶有以考言

行而察世變焉而暫起復僵多忤少進方欲引年謝事聚友求志以私淑後學而天亟奪之志士仁人聚泣交弔嗚呼是惟哭其私也歟哉奏議闕卷經解闕卷雜著闕卷藏于家元配李氏故湖南路提舉常平𦵏之女歸公五年而卒繼室王氏故廣東路經略趙之女皆贈碩人子彌昭宣義郎前僉書歸州軍事判官彌慶承務郎孫男女二十人余以受知之久彌昭屬叙公閥閲年行以求銘于立言者乃不果辭謹狀

鶴山集卷八十九

鶴山集卷九十

宋 魏了翁 撰

祭文

哭杜威州文

嗚呼天下之生夭壽並區吉凶同域莫可終詰也歲在丙寅余校中秘書余友虞仲易及楊節毅公以書抵余曰子未有室成都杜子仁端人也其親知皆天下賢士今其子長矣子盍妻諸余未及報尋丐守漢嘉以歸明

年還里舍余以虞楊之言宜信不復他求昏又明年而委禽焉禮成之夕公與余表叔父一見投分不翅平生僅踰月公死則元年三月也叔父常悒悒念之踰年始獲拜公像于成都哭之慟又踰月而叔父死則二年之三月也相望各旬歲安知其遂相從於九原也與哉余與婦各執喪于服舍卒卒之懼曾不盈眥而無涯之戚殆將終身尚安用生斯世也與哉去冬余葬余叔父銜茹荼毒曾未數月而公之子今又以公之即幽之日月

告憂患摧心精力遐漂靡所濟集益覺歲月遒卒人命危淺嗚呼余永無望也與哉哀制攸繫義不得先往以聽役於將事者亟一馳薄奠姑識余衷儻未即溘去或能受我弔也與之義蒙縞曳素臨封窆上爲公一哀而出涕也言不能文神鑒之哉

哭袁參政說友文

嗚呼耆臣宿弼在今幾人日替月零如星斯晨維建安公蚤事阜陵揚歷中外今三十春歷從入藩翊樞佐衡

維忠作純維夏斯楹萬目喁喁白麻在廷引疾求謝午橋幅巾人傒公歸帝圖乃廑天不慭遺胡耆厥齡遠道折軸扶桑成薪逝如可贖何直百身如璧等輩生長西嶠自公之西實睠我儀粤來同行日睎衮衣一去不復今將疇依莫往予哭鬱陶余思一奠矢誠終古之違

哭楊寶謨震仲文

國朝以仁厚遇士大夫以禮義嬰臣節故士之處變率能隨事著見貝賊之變馬遂死之邕賊之變孔宗旦趙

思旦曹覲死之睦賊之變彭汝方詹良臣死之僞楚挾
讐以竊僣吳叉夫死之僞齊引讐以陷大名郭永死之
後此者八十年而輿賊附讐以叛公死之雖然公非諸
公比也或向賊不屈或臨陣死守而公未有所廹也責
望猶後於時賢也以藐然孤蹤任六十州向背之機明
萬世君子之分僞檄之來引義語寮吏寄聲訣家人而
後屛人閉閤飾巾待終從容就義如往如歸由是而爲
士者迺知所决擇也則視前諸公爲尤難也公非以一

死爲諒也節義之稱不著於平世非無也欲惡有甚於生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義在生則生義在死則死賢者亦率吾性素其位慊於中而行之以爲人所當爲者耳况在臣子本無毫髮過分事也世降道微義理不競而士之拔然自立不汙不屈者則昭昭然揭節義之稱於天下矣間有遇患難而能眞知實見爲君決一死則又絕無而僅有矣是雖出於世降道微脫併是而無之則亦無以爲國矣能始終聽命於天地而不貳者矣

紀天彝而扶人極立世教以奠民志皆在是矣有國家
者無使全身失節者終其幸而爾忠入地者重不幸則
可以正邦矣幸不幸則固有任之者矣某夙荷公知歸
自萬里弔公獨後雖然公不亡矣吾知勉矣

哭趙廣安昱文

嗚呼君乎余之妻之母之弟也昔在辛酉余僉判西川
君亦來介漕事始獲拜君于戍都風規峻嚴氣象閒偉
一見固心降焉而又聞親友間具言忠孝實德古訓是

師迂淡事業寵利莫撓則益起敬願交焉君亦以意氣相許凡二年欵從未始三日不聚首聚輒移晷往往開醪命炙鮀籌蛸毛擷醇汪考務廣探深循嵩洛闗輔之源流以上遡洙泗之傳其為學蓋參觀徧考而範之以正歷覽博識而會之於約每使人愓然有寡陋固滞之愧癸亥之秋余將造朝君亦解漕屬且别復相會曰昔者俱以職事不獲亟會悉露衷臆今皆在行將爲無相見期之别而舍我去乎方軌齊驅度萬松岡臨流釃酒

飯于東門之圃累日搜郭外山水勝處不主于君則賓于我于飲于遊于釣于休蓋數日不能去君既先余首塗出蕭寺飲之酒目視晢晢耳語刺刺持我毋去曰余歸杜門求吾事以期無隕吾世焉耳矣而子也方爲世用其正學之務毋負而志來日浩瀚子行勉之其數以書來毋我蔚棄余惟其言之衣不忘以汔今三年周行逮得外補還至荆州猶得君手書縒縒累紙陳義悃幅且言宿疾幸少間或尚堪作州余持以自慰曰吾歸復

得吾良師友矣正學立朝無負吾志固皆吾所當為然獨幸名場利區免於顛蹶可持面以見君無愧矣舟末至瞿唐手吾婦翁書以君之訃來且曰夙有氣疾自閧叛亂憤廢寢食而疾劇以至死嗚呼傷哉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呼巫陽而莫前溯大江而長號自今敝誰余之啟而吝誰余之釋哉豈惟予之莫獲從也習往聖之裕言燭義理之正宗如君者能拔然自立於頹俗末學之中其於西南人士亦所少見者矣吁余今安所復質也

矣河山載邈飲莫余待宴莫余遊奠羞陳詞悲惋積臆豈獨親舊之情爾哉嗚呼哀哉

哭女壁海文

嗚呼歲在癸亥汝生于成都汝母以産餘感疾而殂時吾已得學官之除亟解僉幕偕汝護汝母之喪以歸旣葬挈汝造朝明年至臨安吾屬汝姊謹視汝時汝飲食冀汝長在吾側則猶汝母之存也逮九月汝以脾弱因致風癇吾親爲問藥又使醫者王永年診汝旣少間吾

仍入太學考試謂當無他不一二日汝叔翁以書來云汝疾作吾歸省狀則已不可爲矣猶守汝藥汝數日而卒寓汝于僧舍後二年吾丏守漢嘉不忍使汝與我偕東而捐汝於萬里也使人負汝以歸越二年戊辰正月甲子穴汝母之墓之左藏焉吾行負神明使汝夭閼痛傷奈何汝其有知其歆此奠以從母於九原也

家廟祭文

維開禧四年戊辰二月辛丑朔越五日乙巳孝孫某等

謹以牲脯酒茗之奠致祭于皇祖妣孺人高氏鳳娘子
先伯父南五郎伯母趙氏五娘子先叔父鄉貢進士南
九郎叔母高氏愛明娘子窀穸之靈嗚呼自葬我先大
父于今三十有五年先大母爲壽冢其旁昔者嘗有治
命于諸我父曰我死則合墓于是以從汝父于九原也
後十四年大母即世不幸天降割于我家疫厲相尋家
人内外疾病無虚日明年四月伯母繼卒既逾時不舉
而陰陽家者流遂得以拘忌之說肆今年曰山頭不白

白矣明年曰隧道不明明明矣又明年曰墓龍不出出矣又明年復曰中呂不空家蓄一書人持多喙雖皆誕謾不根而人所共疑不敢獨異綿歲歷禩事日益變越六年辛亥而伯父卒越九年癸丑叔母卒越十四年庚申而叔父卒是歲伯父之為族人後者亦卒至是而諸父之存惟後高氏者一人某等因自惟念自大母下世兄弟長者丱次者齔幼者襁今有室有家有禄有子矣使父祖淹延西序之攢而子孫食稻衣帛尚有顏面以生

斯世乎爲父祖尚安用此不肖孤乎亦欲置拘忌不問以惟專之克濟或又謂澤鄉沮如坎隧久掩今啟之以納後喪設有圮頽咎將誰執乃稽之禮經酌之人情而又考諸唐神龍故事將合葬后于乾陵嚴善思謂尊者先葬卑者難復於後開入乞於乾陵之旁更擇吉地取生墓之法别爲一陵且如神道有知幽塗自得通會其議雖爲陵墓設然等而下之以用之於士庶人之葬送取義則一乃定議於昔壽冢之旁爲塋距百步地名文

池得兒山上焉其地可容數穴兆域雖異而岡連勢接新故雖殊而魂氣無不之遂命翦拂趙氏姆居左高氏姚居右二父在後先大母在二父後擇即窆之日得今年二月之庚申敢先事啓殯用酒醴牲牢以告嗚呼自大父始造我家我大母實相成之諸父皆不幸早世克紹我大父母者實惟今葬之二父賴焉不幸亦相繼零謝逮二十餘年緣情起義乃始克以二世之五喪窆不孝之罪上通於天雖百身奚贖神其有知尚歆此薄奠

以即安于新宅也

哭外舅杜威州文

某昔官於公之鄉廼識公見其容貌恂恂服用簡質夷考其行其鄉之人曰如其服若容訪其親知則皆蜀賢士大夫也余心降焉而未得也後數年取公之長子公不我棄遠道送將壁余于居凡三日縠數袵論心情義款篤始至如平生且别戒其子曰往之汝家善事爾長相爾夫子其儉共是務旣去則又數以書來會期我乎

莫之春要我乎其家其悃愊無華亦如其服若容余將撰日越以婦邁乃季春之四日致土之毛遣人問無恙未三十里而及公之家之隷遇諸途來訃公喪矣致書之日而公死之明日矣踉蹌挈婦晝夜倍道行百八十里逮至而不及憑其棺矣今外姑以公之二子哀而逆我矣吁嗟天乎爲善者果不必報乎報而固若此乎三十年州縣以考進階階不過外郎以資受任任不過二千石今日藩臣以威州奏可而明日公寢疾病以死天

胡奪之亟乎循分迪彝不事矯競不見知於世固也而蒼蒼者未知之乎善類惋嗟里閭驚愕而况余舅甥之至情乎薄奠不腆公乎其尚能飲余酒如疇昔將爾予以過余之日乎嗚呼

哭族兄德先文

嗚呼德先甫其真亡矣乎余生也後不及知公於春秋鼎盛之日迨其知之則公既耄而體冲慮澹宇静氣夷則未嘗與年俱耄脱有不知視其抑抑之儀而德之緼

於中者固可推見矧余知公之深者乎聖賢精微之蘊百家異同之論二氏放遁之詞參稽遍考而融貫攡落以潰于成惟己之爲不斷知聞余雖甚愚不肖而粗有志于學仕止必俱館置必親觀善之益既足以啟發滞吝而誘誨之切又足以警策惰偷由是於公益親公一日謂余曰吾殆將死矣姑聽吾去余曰公奚爲是言也不可冬仲朔至之日公執余手而言曰才知有餘者其陷溺深吾子勉諸余聞之悚然明日又與余論鬼神晝

夜之縕又明日忽援筆書紙曰死生事大惟當澄心靜慮等語凡數十字末又及孟氏六等之序又明日則已溘然去矣嗚呼德先甫果舍我而去邪大化流形聚散同體既全而歸公則何憾而影沈聲謝既自今安所復質也寧不使我涕泗之橫集也公今舍我去矣郡紱是縻不克從公于邁尚幾有以陰輔余志也嗚呼哀哉

哭表嫂李氏文

嗚呼自嫂之歸于四兄也敬共夙夜克相夫子以承姑

志環珮穆然閨門化之不幸遘厲虐疾七年于茲暫已復作靡有夷瘳去年之秋力疾以辱于眉就訪良醫即遺藥喜今年春疾作則曰昔者晷漏之不保眉之良醫嘗遺我以安矣盍俟少間而再往疾亦適愈乃果就道會郡有樂事奉姑遊豫固無恙也俄而體少不平由是則旦異而晡不同盡醫師術窮極萬道汔以就木嗚呼人孰無疾而至於閱歲之久也人孰無死而殞於方壯之年安車以來喪舟以還死生旦暮如夢一覺嗚呼哀

哉

哭楊修撰虞仲文

嗚呼盈天地間人爲物靈匪祿匪爵而勢而榮人鮮克信以胥厥生維分懋德秉政履純維進不綠維用不矜維居不矯先民是程龐然秀文以考以寧無有祇悔是遺子孫有苾其馨媚于堦庭芸芸並區豐悴 闕 奚集全福於公而并有來假手寔親美仁一見雖舊相知維新欲往從之簡書是繩獨於殘素數瞻儀型或有來諗

公體不平謂適然耳大命以傾諱音之來隕涕失聲九衰非天胡斯涕零嗚呼哀哉耆德宿齒在今幾人日替月謝如星之晨州有二老巋然獨存厲我有士律我有民而奪其一天誰云憎殄瘁之悲善類同心終畀簡書往弔不能歸心典型寓此幽情二老者謂長泉史容宜甫時以太中大夫老於家年八十終

哭吳侍郎獵文

嗚呼自師友道闕天下學士董董屈指後生未至已不

及師事前輩名場利匽喪己爲人者蓋不足道也間亦
有志則溺文眩博自爲瞍昧保殘守闕私恐見破如公
蓋親得廣漢張氏而事之者其宏深碩大槃槃乎山嶽
之鎮也寛易夷曠委委乎江河之流也其不幸而不及
事前輩者其亦幸而識公猶得以考言行觀儀型以闚
衆芳之會也某蜀之鄙人早點策府偶聯王事海内之
士如某者履屐閒所不乏也公一見之頃似不以衆人
待遇者合簪同席之際靡徼不講因末非諏由是之荆

之蜀往往異席而容禮焉肫篤懇款洞見膺膈毎使人惕然有滯吝之愧自公去蜀今四年矣孤根弱質居養移鑠其勢安能奮然自立以獨卒其業音驛雖闊而風聲相聞猶足以自儆忽來有諗謂公引年謝事者某曰此禮經當然也既又聞莫有繫維之者固竊異之既遂知公不起疾矣嗚呼天乎奚降割于斯文乃至此乎殄瘁之悲吾未知其何如也徒見公在蜀僅二年耳諱音之傳某與同志之友隕涕失聲固也而識與不識聚泣

交弔公徽權勢人徽交譽是卷卷者果何為乎大化流行聚散同體公之此心其與形俱亡乎其不然乎嶓山之江至于衡湘泯然神交共此一水公乎其尚能歆余奠如疇昔岷陽祖帳之日乎嗚呼哀哉

哭虞簡州剛簡妻趙氏文

嗟嗟夫人而止於斯衛國之子雍國之歸延閣之婦萬侯之妻生長見聞不煩姆師終温且任象服是宜云胡弗吪伊戚之詒天有六氣人有四時孔惠孔時福祿爾

綏哀樂樂哀如何勿思矧是婦事無非無儀夫人之儀則有過之過焉弗節則戾于彝干和違豫卒以弗支顯允夫子秉德不疵胡不偕老爲家之肥夫前子後哭踊涕洟赴車之來承問恐悲莫往余哭郡縣是麾亟陳圭薦神鑒鑒兹

哭宗五弟文

嗚呼天乎何使汝至于此極也汝質聰慧扶植門戶將於汝望焉而不自謹疾夭棄盛年嫠婦幼子今將疇依

言念及此涕泗橫集郡紱攸縶汝病不及親藥汝死不得憑棺負汝多矣遣人以奠將誠臨風一慟涕筆俱下

哭史致政闕母范夫人文

由我者吾不我者天是以夫人事所當然善惡之報則不敢必云不敢必報寧不即有苾其馨媚于堦庭有蓝其華交柯並榮或著之節氷明而潔或秉爾麾風行日揭以體以志養旣爾全孔曼且碩胡不百年晦明之爽遘厲𤸃疾期飲弗更期養弗卒子前孫後屋號室啼

至于閭井為之助悲僕之假守亦既滿歳夫人之子託在交契雖則升堂儀型之覘莫我展兮德容之瞻今其云亡何嗟及矣何嗟及矣聊陳我悝

鶴山集卷九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鶴山集卷九十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宋枋遠

謄録監生臣陳槎

鶴山集卷九十一

宋　魏了翁　撰

祭文

哭外舅楊提刑𤔡文

嗚呼公而止於斯乎生自名胄倩於相閥玩心往籍景行先正外視寛裕而内實縝密即之粹温而察焉剛方雖州符簜節皆三錫命而位以勞授官以次遷去就始終秉德不疵非若世之詭獲而倖成者其甚愚不肖甥

於公之館者今十有四年矣公始一見以為可教往往
與席而容禮焉泯然相投則喜見顔面命酒張飲雙亮
交照洞見膺鬲蓋若不以世之常搢畜之者脫有小異
則反覆訓詒亦無留藏每使人躍然以舒復惕然以警
也昔者公所敭歷皆在蜀某雖漫仕而投閒之日半之
蓋未嘗不得從焉公之之楚某以守郡義不得往見胷
臆結約良不可任既聞將自楚反庶知見時以陶近憂
猶以自慰然亦訝問者之何闊也一日公之子以書來

諗進使者而問故則公之歿於木久矣嗚呼公而止於斯乎克自抑畏無有祗悔於世果奚恤也世論淺隘既加排抵無已則天乎天誰云憯顧亦夢夢於此乎生不得扶杖屨以從病不得執膳藥以侍死不得持楄柎以歛歸不得服緦繆以弔惛惛此心誰其𢡖之岷山之江至於荆州心契神交共此一水䰟其來歸以即安於華墓之故墟尚有以歆予奠也嗚呼哀哉

哭宇文樞密紹節文

嗚呼天之生公疇克度之既予其資而厄其逢而嗇其終竟亦何為者邪自公造朝郎闕樞掾宰士史坳東省南曹北門西掖清資顯序閱歷殆遍至於析圭作牧專閫宣威則又無以易公蓋自是聲實既孚遂儀政路尚謂公不逢耶而始值權臣威陵勢壓instead心濡跡罔克自靖晚居宥府志亦少紓位則有制凡其尊主庇民之盛心推賢揚善之雅志訖未能有所展布嗚呼公乎其亦可悲矣夫自義理不競士習卑鄙而吾蜀之士習濫踵

陋顧私患失娼忌成風汲引莫聞尤為可歎士將有望於公以一洗耳目之陋而有銜弗祛以隕厥身天乎盍不慭遺俾有以大慰民志者乎某昔以諸生受知於公他日又得侍同朝甚喜自丙寅請外音驛頓疎嘉定更化之初録前為權饕所軋者某首叨召用既辭不獲請則將治任以趨會離心制禁望日類公以德愛我亮其烏烏之情勉徇私請力遏前命俾守郡紱得以竊禄養母某佩荷此意至於今不忘山川悠遠既不克馳漬絮

之眞合以簡書之畏又弗克馳詣帳下為之一哀而出涕忞忞此心將以醴幣神鑒之哉

哭張致政闕文

嗚呼人亦有年公壽而臧人亦有德公流而光儀於一鄉聞於四方將子于仕萃履弗忘蕃珪篪節孔修且張藻衣華綬孔曼且長忽然卻睎逍遥徜徉負陸侯之劒以自放於山顛水涯此又公不言之教而厥子是似寔承寔將厲我有士律我有民維此義方寔闢正經僕以

晩出拜公於京高冠長佩爛其典刑徳予云愛施及其親撫歳月之易邁慨前曾之難并追遐感其未慭尚新益之是承復念閭濶即期中更緩柂江介攝齋前榮忽聞公之云亡寧不使我搏髀而失聲也既壽允臧亦流而光今復有斯人耶簡書是畏欲弔不能薄奠申敬㶊思涕零

哭劉少監 靖之文

嗚呼降年有永厥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絶命維此劉

君既戒既謹不絶而隕天胡不定和平發衷沖約成性資裕器周體莊履正早選聖朝服采於廷右府列屬昔佐樞柄其在於今實裨台鼎殆與宰掾俱稱仕徑君雖無營時所委聽謂繇此升言授之政大車彭彭中道而僨父不哭子是謂大順胡今斯戾其夢其信僕之交君七閱歲閏紀羣之間嘗挹清峻夙期云遠大命以近合散消息陰陽之分矧如君者有死無實我獨何為癲思涕隕俯覲人事仰察天運宗周之憂鬱其未憗魂知無知

瞑乎弗瞑

哭表姪女髙氏文

嗚呼汝亦止於斯耶毓德於家柔靜有儀以得重闈之懽心迨作嬪於聞人又能敬共夙夜以事舅姑環佩穆然克有令問云胡不淑而止斯邪古謂婦人免乳大故十死一生是則然矣彼林林而生斯世者不屬于毛不離于裏邪而獨於汝乎不利也余方以王事遯在東土不克馮棺一慟嗚呼汝溘然而歸則亦已矣汝之祖母追

汝諸父將何以為懷邪哀哉

外舅楊提刑𤋮哀詞

嗚呼公乎其安之乎言膏其車于梁之西不我後先兮遭逢百羅雷虺虺其未憖兮霿淫淫其無輝呼靈氛為余占兮將引車而南之心忽忽其未安兮目烔烔其懷疑豕白蹢兮涉波女婉孌兮調飢吾其緌柂而還歸乎日曖曖兮高舂路漫漫兮嶮巇呼巫陽而莫余聞兮傷采旄之逶遲嗚呼噫嘻我將安之乎突梯絜楹我不敢為劬

躬盡力亦莫我知華蕚之椒珠江之湄山媚水秀雲清日照玉植青葱交幹連枝蘭膏在室芳醑盈巵四方上下不可以託兮其將反吾之故居孰得孰喪孰成孰虧是將奚極竟亦何為集遐感其靡已豈惟恤乎吾私噫

哭史帳幹闕文

嗚呼衆萬之生夭壽不齊是惟其常於子奚悲謂今之才我不敢知獨我知者如子亦希形容甚癯學日以肥生理槁悴而昌於詩鉥時橘切又見藏脩先生李公墓心劌目搯擢肝

脾劫跋之行深湛之思侯藩使傳舉辟交馳披雲騁跡濛汜是期云胡不淑而止於斯無兒傳業有妻啼饑一哀之第非子而誰歲且更始子遄其歸喪死賻生力所逮為不敢有憂以愬于儀猶有鬼神尚克鑒兹

哭知遂寧宇文侍郎闕文

維宇文氏世載其英維公受才超俗邁倫夙敬休問迪簡在廷皇帝曰咨咨汝弟兄粤昔先正迭為疑丞維今闡孫邁承家聲言食舊德為公為卿邦采云亮王心亶

寧故典是拘以公專城治理之効靡人弗稱溥彼寧川戎考所營將聲克頌以假魯靈晦明奸裕體少不平然猶自力以巽有成何恙勿克卒隕厥身我生雖後早識典刑昔侍同朝色予意傾今聯王事新益是承如何彼蒼殲我哲人寧不使我癲思涕零神其鑒兹憹如平生

哭韓運幹廷珪文

嗚呼君在劍之北我居卭之南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風聲不接素昧平生偶來涪川獲聯王事問其所主則

陽安劉起居嘗亟稱之飛烏楊理卿嘗與之交成都范吏部則嘗所處薦者也問其所不與則見劾於吳挺矣見忌於吳玕矣嗚呼斯其為人大畧從可知矣何慧不已溘其云亡果毅之資直諒之益寧不使我瞻然思潜然涕邪奠以招之魂尚不亡

哭張總卿 闕文

嗚呼寛弘者難周縝密者不大彊濟者易過舒緩者弗及孰有能大而周不敢過也而未嘗弗及如君之幾於

此者乎盡所當事而不蘄赫赫之名所居稱治所去見思士所以望君者將何如也而為親求逸浩不可遏曾謂無何而喪其親以及其身也悠悠昊天亦若是恝邪偏駮纖瑣之人匪利是營則事鮮濟幸生濫貴視人罔極天亦畀矜之弗問也如君而罔克壽則何為者邪世道多艱匪才不乂日零月替如星之晨矣詞侑悲涕筆俱下

哭李郎中道傳文

昔有人見子產如舊識得騣蔑如故知者聲應氣求既云匪易而亦有未及一見不交一言往往舊識故知之所不若也如某之於貫之者乎相距萬里行理之問無時不至孳孳矻矻先民是程靡有二事他日直道犯患奉身去國嘗使人勞請江介且遄其返也手書言報尚期有以相觀相切以共圖至善之歸也庸詎知其不復一見一言而卒以喪返也藐藐昊天而遂恝於斯世也辛生濫貴視人罔極者天畀矜之弗敢傷也正道直學

將以康時否而濟人窮也何辜於天而奪爾之亟也民今方殆匪賢弗乂道喪俗薄匪學弗經而又弱一个焉近憂遐感鬱其未憖豈惟哀吾之私也

代開三兄同諸弟哭叔母文

嗚呼自喪我諸父於今歷年藐然諸孤異氏同氣則我叔母實依黃芝紫蘭膏潤風雨越玆菌穉亦被餘滋謂將百年作鎮親鄙晦明之不時以干常裕此亦膚理之微疾也曾謂赴車之戒而以凶諗榱崩棟折門戶殄瘁

零丁孤露果將疇依嗚呼其自今永無望矣夫悼心失圖靡所底告將誠沃酹言不能文

哭樊李二表嫂文

維兩嫂氏收華茂年悽其寒堂永返玄宅疇啓龜兆於今告猶適丁斯時以與凶會兩兄銜恤屬茨倚廬諸幼湍前亦各念母前號後踊創鉅痛深行道之人往往為之失涕矧伊同氣儼在衰絰者乎望旐容車明當歸穸將誠沃酹庶或饗之庶或饗之

哭薛秘書紱文

嗚呼充牣兩儀皆我同氣厚薄感殊正衺習異傑魁如公蓋亦無幾敏士所怯敢人所畏天方夢夢人亦憒憒蟲飛而朝會盈而退喑不鳴仗𥨸不供事而於斯時造辟陳誼事勢若茲今罔攸䖏災異若茲亦罔攸畏何恃不恐幸可常耳帝為嚂嘘曰卿言是又言陵木為風所壞此豈小變恬不知恠帝為斂容天幸敢恃特公卿者茍若而已公復開陳紀綱未治庶政未立恃幸攸致帝

乃太息他人不爾同列厚顔大官羞泚公名以起而禍此始公之斯言為社稷計而於公卿亦職有利不是之思方茂爾忮含爾當事維胥斯忌嗚呼百人所指幸生濫貴欲其生者乃以窮死是關天運匪公之為我拘官常斂不撫肂（思利切埋也亦假殯道也）今我銜恤窆不臨隧歲路猶崪山澤殄瘁我憂方殷公則已矣

哭將作張少監（從祖）文

嗚呼上下千百載前言往行舊章故典於其成敗得喪

如生其時為其人以泣其事也今有如公者乎蕭然一室圖史左右蓋世所謂可慕可說可怵可愕之事舉不足以易其儀今又有如公者乎昔在嘉泰開禧之間某無似階緣薄技陪廁周行不四三年而蜀人之更迭出入者不下十七八人其始終同省惟公與參政李公及侍郎許公爾今十七八人中之僅存者乃獨李許二公與吏部范公而餘皆下世久矣矧三公者方以祠官之禄里居而某越在哀煢死亡無日撫人物之牢落感世

道之惽憪於公之葬寧不使我痦嘆而啜泣乎每朝會無白首大儒可備顧問昔人以為深憂然則一哀之涕非特為公出也

哭許侍郎奕文

嗚呼射策應書寧之高第名不揜行榮不蓋愧充曹㕁省孰匪近侍喑不鳴仗寀不供使聳善扶誼如公亡幾不矜於譽不怵於毀始僕與公同堂並峙權門翕霍我宇高邃然僕猶謂此常分爾尋遷起居遂陟顯美以郎

從官為中給事有臣次山王社是涖杜晩錫節髙止廬
使自曹向呉韋郭鄭氏以元舅封以后父貴至於孟韓
已擠前比刿兹后兄亶謂畢禮颿於縉綖屑稽腹誹公
獨誦言成命已出出類切次山即辭請遂其志朝奏九重
夕遠萬里人為公危公甘如薺瀘遂汔庸往躉東梓弭
囏恤隱囷未弗理會有介敵阻兵負鄙莫肯急亂胥為
蒙敝有告于公敵勢孔邇公曰吾嘗於朝有位吾而不
言誰告君父迺為奏書道所以故籍令過實主聽公耳

魏高平侯文靖公李敷白四方盜賊灾異是卷卷者今昔一意數不加罪一已見忌況嗾使者遽加搏噬嗚呼危言直道婉孌攸攸天則不然惟善是庇胡亦夢夢崇降疾厲然猶庶幾天欲平治則罔殲良以勸善類終於夢夢公疾不起今年之春敵難滋熾腹敗枝披外訌内猘遂使有位以公懲艾坐視生人肝腦塗地吾相或知吾君則未是孰使然天實為此一二年來頻喪吉士欲其生者卒以忠死百人所指則久於世善罔攸勸惡罔

攸畏是闕天運匪公之為僕方在戚矧得公諱嘗欲往弔厲有疆吏告警於我中路而廢盡傷未愸憂結交至匪私憂傷言路榛閉將使寃難未有止戾公知不知我生靡届

哭史孟傳守道文

自得孟傳今二十年破裘敗履斷簡殘編嘿坐兀兀疾書翻翻不見喜慍如一日然科舉之弊淺末相沿眛於一慚求容取妍維此孟傳雖誘弗挻雖疚逾美雖窮益

堅提撕初心脫棄俗攣書以範御班其屯邅不以此獲獸禽丘山謂終不逢忽一遇焉人曰是理可必者天屈信之度轉續相嬗彼一嘶者衹足歎憐人方交稱君已疾顛然則嘶者為是比者為賢御不必範屯不必班不然則窮搜歷覽細大不捐荷重揭貴神降之愆我不敢知獨傷盍傳進不盈寸復推而旋寧其不逢時命之延嗚呼哀哉

代南叔諸兄作先叔母大祥祭文

嗚呼昔喪吾父無母疇依母今云亡倏又三載愾彼泉户淒其寒屋昊天孔昭我恤靡至大義攸制喪期有終勉即先廬祇薦祥事居處維舊杯圈如新藐然諸孤惕是遺體莫養於下不如無生嗚呼哀哉嗚呼哀哉

哭先叔母文

嗚呼陰陽之相壚物化之循環此亦天運之常然而銜恤以來有觸其前則動心惕志擢腎傷肝悽霜而怵露跼地而蹐天非造化之運獨有異於間者之三年也昔

喪叔父不自意今十年之間猶有母憐今陟屺而誰念上堂則無人焉悼昔養之不終愴前懽之莫旋岌孫蹤其無依紛遐感其相沿哀無窮而禮有制服雖改而情不遷縱體受敬身或能圖酬於未死而伶俜孫露亦復何羨乎久生嗚乎哀哉嗚乎哀哉

哭張宣義文

嗚呼同登諸友親在者幾我免心喪而哭夫子我往乘傳使於遂州君來過我言汎其流曰從吾兒於帝之里

雪髮蓬舟我拜我起駸駸令子有聞於朝清衢肅軫華轂揚鑣胡不百年以永終養東征不復輤裧西上我承王命來析藩珪望旐容車亦言還歸往弔無從矢詞侑奠厥其如昔顧我明薦

哭宗三弟文

嗚呼天禍我家乃至此夫自諸父淪喪中外弟兄相依為命脫喪未幾淳甫兄舍我而去今僅八閱月外弟亦相從於九原藐是餘息亦何羨於久生也諱音來䚡舉

室號慟乃挐挐累並走蕭寺為位而哭神亦有知以歆余薦乎否也

哭楊通判中之文

曩余攝守武信會君為長於屬邑精養而沈審寬平而剛特今又聯事於潼我警我導我扶我翊方赴車之來戒胡六月而遽息嗚呼屈信聚散雖物之常則然父不哭子是謂順德忍使八十之親而至此極也善人之報茫茫不可謂楄柎衰麻之事所得為者不敢不盡力雖然

是惡足以寫余心之傷盡也

哭表嫂李氏文

嗚呼同氣諸兄早喪其儷歸然獨存惟仲嫂氏别余兄南生世劬瘁年餘四十登太常第浮湛黄綬終養莫遂遭罹若此僅綴息視以訖免喪强從禄仕三十年間嫂亦勞勩然幸有子有婦有婿女既宜家男將生子慼慼半生僅此少慰胡寧未晡戢景入地兄來赴我驚怛失涕為位而哭偕我婦穉緘詞往奠不遠千里不知余兄

何以慰意嗚呼哀哉

哭宣撫安少保　丙文

嗚呼天之方懠民靡有臻女真假息銀夏詭盟達蒙稱幣青旗款庭𧝒順裹睽孰罔孰真内爂外覃孰撫孰寧何恃不恐福於王明其明維何鎮梁徂荆英英安公犖産仁仁之云亡志士失聲曾未數月梁亦隕星同詔並峙猶懼國輕又弱一个天威孔頻昔歲單閼鴟義血人有狂者皙有潰者黥哀兇蔓毒赤子昏酲公惟無出

大憝再清寇不牧馬士不弄兵赤子晏眠婦織男耕視
公未至川滕谷腥視今年春淮甸震驚掀蘄掇黄此烏
可泯如千丈松磥砢輪囷雖多節目可任棟楹公今已
矣事變日新豈終無才如公英英暢練軍事究諳戎情
回翔西鄙幾四十春則匪驟致積習以成鉅箘摘伏隱
户罷征閉門謝質保境息民圖維厥終以遯名卿公則
奚憾我憂方殷汎汎舟流渺未有程天命難諶人心孔填
一哀之涕匪蜀父兄

哭劉閣學　光祖

文

嗚呼天下達尊曰爵德齒君子三樂父母兄弟有才教育無事怍愧雖則云然彼事與位與倫與教命有攸制無德居一孰權其二有一愧怍二樂弗遂乃知古今惟命惟義命乃在天義則由己矧如公者樂極尊備俯仰裕如維今鮮儷今春與公嘗論是理公答曰然吾庶幾此了翁造朝道出渝水公不我忘以言追遺相與共觀虞侯仲易嘆公聲畫氣老神邃俄以書來江陵告我謂

公疾聞凶音已叵我率親朋判梓故吏為位相向欲哭
復止猶覬傳聞或與實戾日久地遥前聞狎至撫江長
號奪我人瑞尊有不磨樂則永已何恃弗恐惟今之世
鉅人長德為國元氣苟尚有存無間中外如土在山餘
潤旁溉奄其若斯天意方𢢽天匪公𢢽宛宛赤子行邁
靡臻舟流莫屆公惟不知則亦已矣戾氣未殄幽明一
致歲晏風寒江回山瘁悵悵獨立靡所止戾嗚呼公乎
毋我翦𣗥尚如平生陰輔吾志

哭李參政壁文

五月辛酉哭後溪翁六月甲午而又哭公耆德宿齒欲見無從風流文獻罔以考終岷嶓之西邦瘁國空雖天降才曷其有窮豈無後出可配前蹤獨嗟人物如千丈松培埴崇長非一旦功自文簡氏才識清通下涉虞初上窮帝鴻靡遐不緯匪末弗攻公生其間薰炙貫融上下千載挺其遺風入參天綍竭力効躬人謂斯人三出勿庸晦明之愆以離鞠凶其在於今憂端蝟蠭露立赤

子鼎分諸戎兼收衆逮猶慮弗充日替月零夭其夢夢矧如了翁早荷奬崇今年造朝道出故封公已得疾體瘵力慵猶能三日燕豆歌鍾感新道舊慷慨發哀孰知此觴永矣無同伶傳顧影於江之東緘淚書詞以寄哀悰

哭閣學葉侍郎適文

嗚呼合散消息陰陽之分奚獨於公感深涕霣匪傷吾私我憂孔殷舟流莫屆行邁靡臻匪學弗濟匪才弗乂

苟尚有存毋問中外如珠在淵如玉在山木石何知枯潤所關公居海濱奚與人事海内同氣晞為榮額門牆孤峻基宇邃深披剥傳注貫融古今東南諸老收聲戢影軒裳所忻公力未憖前年爲詩寄我鶴山去年貽書喜我東還精神風采英晤踔軼言論風指間見層出迨我造朝公詩未賡公書來報公體不平然猶私謂人畸天耦天如有意則俾單厚胡然藐藐不弔我師三朝舊人所存幾誰年開八袠不為夭慼天隲斯文寧有絶續

獨嗟人物如千丈松封植培養匪一旦功日零月替世道攸繫公知不知我未有屆

哭王常博㒞文

嗚呼權凶既殞聖斷日新吾謂曼里必被選掄將與同德之彥扶危持傾以乂我民而止於斯吾將以誰訊邪曼里夙稟良質慮淡氣醇居中則引義以劘上補外則節用而愛人蓋姦慝之讎而忠信之倫小人之忌而君子之親積氣未靖公屈弗信厥既靖之而殞厥身然則

屈伸之感天邪人邪或開之先或推而旋或輓而前或擠之顛謂天佑善苟亦無然臨風一慟有淚如泉為時數感匪私其親

哭楊尚書 汝明文

嗚呼天之生材其幾何年自拱把而合抱人將賴之以持危扶顛而吾黨之中又弱一个焉惟公道廣而猷邁氣和而慮純進而著定出而蕃宣有言以見於世有德以及乎人敭歷中外餘四十春紛内釁之相仍砂事幾

其無垠莫又匪賢莫羣匪天而白首耆艾之士如月星之麗晨公又棄去吾將誰親三十五年之交至於渡瀘又相後先方行李之踵問忽訃音之墮前合散消息雖陰陽之常分而風舟沸咢之中吾獨伶俜其可憐北巖之趾盧峰之顛與公舊寮及其吏民為位而哭癙憂酸辛歛涕為書又以告於有神

哭高嘉定泰叔文

嗚呼吾哭萬里百有餘日而又哭公予如何蠱世之論

士或以科目或以官職吾觀萬里邑小而迫然士生其間者非無科目之患名之浮於實非無官職之憂位之溢於德如公之賢才名四十年仕宦八千石此白屋之所甚榮而公退然無矜色于彭于嘉悼志之不行則懼去之不疾行其心之所安循乎理之獨得無詐取於斯世無厚望於造物胡亦奪之爾亟某藩紱所縻弔傷未及辭以矢哀不覺涕泗之横臆也

哭虞提刑仲易文

維寶慶三年冬十一月戊子追降朝請郎靖州居住魏某謹遣家隸明沖以酒脯庶羞之奠告於故某官虞公而系以詞曰天之方懠民罔攸龥言所當言而人疑其幸變為所當為而人謂其軋己恐諛相師貪暴寡恥苟一日之安則有一日之肆腹敗枝披内訌外猘此何時也而越秦之相視學之不講其流禍乃至是若仲易父則天生是人以擬緩急之備者也昔在先正唱明大誼風流文獻子孫是似公生其間培以父祖詩書之澤開

以宇宙清明之氣淪以師友道義之淵養以世故更嘗之味志足以充其學才足以達其志其尤著者陽安守禦之績夔峽保伍之利迨乎梁洋之間比隣節授又軍政之攸寄募民墾荒歲已入十餘萬計此在經濟之曾僅陳其一二而驚愚駭俗已無所容其身於斯世滄江之濱習湖之渼順剥而遂困頓蹇而亨否遯世紛其無垠屹金石而獨止使得若人參諸宇內何難之弗濟而又弱一个焉嗟善人之難立而正理之果不可恃也合

散消息陰陽之常分公全而歸則亦已矣而悠悠斯人莫常安處撫事懷人涕筆俱下嗚呼哀哉

哭茂叔兄

維年月日具位魏某收家記伏聞謙四宣教表兄訃音謹率妻孥就本州威德寺為位而哭而系之以詞曰嗟嗟吾兄而殞厥身勤約以處己畏謹以得親友愛著於兄弟而恩意浹乎鄉鄰博聞多識不溺志於詞采正色直道不受變於遭迍嘿坐兀兀疾書翩翩雖疚逾美雖

誘弗捱同氣之倫類為世用而兄不一遇焉藉曰得失有命顧不可少假之年乎去年之秋手書諄諄謂苦脹疾艱於屈伸旋聞入冬疾已少痊而相望數千里終莫能以釋然亦謂以半生之坎壈豈不能貿數歲之遷延胡為凶問忽墮乎前猶幸斯得聞諸路人而彭門亦以書來此宜得諸族姻驚怛失據其夢其信藐是羈窮五溪之瀕疾不問膳藥之齊死不陪哭位之聯縈荒一慟涕淚徹泉

哭張義立提刑郎中

維年月日具位魏某謹以遂奠敢昭告於提刑郎中年兄張公之靈嗚呼聚散屈信陰陽之常理忽然為人以立乎兩間亦安能凝立而獨止惟是非邪正之辨著乎人心閱千載而靡已吾友義立雋厲踔偉不可徑而造如斷山絶壁無所麗而立如喬松鉅梓州符使節所居稱治此特義立之發諸事者而事親之實徳事君之誠意則可以貫金石塈天地雖不幸中身亦庶幾盡其道

而死平生之交越在荆鄂義立之喪其母也殞其身也曾不得尺書之赴比其知之則已易簀而從祭緘詞寓哀無廢友紀紛内槼之相仍耿遐憂其未弭睠生人之靡届嗟逝者之不可起嗚呼哀哉尚饗

哭張大監

維年月日臨卭魏某謹以蔬奠昭告於某官友兄張公之靈嗚呼二氣之運有屈有信有闔而無開乎如吾行父昌為一去而不復長往而不來也自豫公雍公以儒

學領大科維師魏公以篤誠佐中興世濟猷念則有宣公之學識端明之蹈業是纂是承宣失其傳茫茫墜緒端明有子維君行父閲變久而擇善明徙義速而立德固恥貪得而苟容或違律而棄度獨正色而盡言雖九死而不懼建紹乾淳之風烈猶庶幾其是似方雷激而雷轟倐風號而雨止民之無儀不容於位民之靡届滋其永已嗚呼載之以岷峨之靈培之以雍魏之澤開之若是而傳之若是然則善人之世亦有時而不可恃邪

楚山蒼蒼湘水洋洋遡長風而永號邈千里其相望嗚呼行父其尚予享乎

哭叙州弟

嗚呼昔在我大父有男子七人以其一後高氏自諸父即世兩家兄弟相依以生今其僅存者高氏六千石而魏氏之從惟予與汝予仕王朝得罪南遷汝貳成都汝守簡守叙行理之問嵗時不絶知汝盡瘁民事宣昭令猶奮身戎行綏靖王畧汝德日懋予心亶寧上恩龎鴻

俾予以故官還里汝數奏記予問道所從出訖於十月之望手書尚歴歴也檥舟夔子忽手凶問長號永嘆幾不能生嗚呼予將誰望矣予汝之齒少於予汝之自持其身則愈於予而汝猶不可恃乎我祖父辛勤立家嗚呼其自今誰與共守孤穉滿室自悼至壯誰其字之而教誨之乎汝蚤有立志紿聞畜德學修行明仕於州縣沉謹肅括所至稱治今而止於是乎是豈惟天禍我家方時多故匪才弗乂而又弱一个凡在善類不汝盡傷

乎道阻且修危盜為梗撫棺一慟悠悠其何期乎銜哀
矢詞間道馳使以諗諸殯廟儻賴我先靈數旬之間得
反其田里則尚與其二三孤圖所以送汝終事凡汝欲
為而未及者予尚有辭於責乎嗚呼哀哉尚鑒茲乎尚
饗茲乎

哭郭興元

嗚呼自棄捐邊關誨盜延敵而毀封破域矣削弱監收
專利委責而闐墻鬩室矣金繒事讐飲欺茹詐而堂皇

四闢矣有功弗賞有善弗納卒叛弗戮將驕弗戢而虺
玉毀於篋櫝龍蛇生於几席矣於是公受任於多故之
餘挺身於羣疑之側矣衆蓄禍於八年而公持危於一
日衆投戈於散地而公纓冠於同室矣曁幸生之不忍
則一死之皇卹矣自靖自獻雖爲臣之常分而言不已
從事不已出則一死之奚益矣我生不辰離鄣蹈紲南
遷來反則公之逝魂邈不可即矣悠悠斯世靡有夷屆
而公貴忠原穸矣一奠寫哀何嗟及矣何嗟及矣尚享

哭楊季穆知縣

傷哉穆乎命何促乎豈民之無禄乎何遇人之不淑乎雋明開亮生不篤乎修絜博裕行不得乎何開之大而成之蹙乎何予之難而奪之速乎天運茫茫吾將以誰告乎傷哉穆乎傷哉穆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嗚呼吾猶有望於爾似續矣乎

鶴山集卷九十一